



吞六國卻輸成卒 秦失民心終覆亡

雄才大略、一統六國的秦始皇帝，力求從他開始，以下各代皇帝依次是二世、三世地直到後世萬代。怎知他剛死了只一年，就爆發了陳勝、吳廣的起義，並迅速蔓延，僅僅三年，大秦帝國就土崩瓦解。

一個能成功兼併六國的強大帝國，為何這麼容易就瓦解？這問題成為歷代政客、官員、學者研究的課題。尤其是漢代的儒生，覺得大漢王朝必定要小心分析其原因，以作前車之鑑。

學者之論說眾多，其中以洛陽才子賈誼的《過秦論》被推崇為代表，原因是太史公司馬遷之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的結尾，竟然將這篇文章全部轉載，可見司馬遷如何重視賈誼對秦始皇的看法和批評。

賈誼是西漢初年著名的政論家、辭賦家，司馬遷在《史記》中，把屈原和賈誼合傳成《屈原賈生列傳》，可見對他的推崇，而《過秦論》是他政治散文的代表作。有人說過，不妨將他的篇名倒過來讀，就成「論秦過」，立即知道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論述大秦帝國的過失了。

《過秦論》中明確地指出秦亡有四大原因：

- 一是三主失誤，
- 二是大臣失語，
- 三是不施仁政，
- 四是民心盡失。

這四點當然是指秦始皇，因他在位長達37年，一切都不能推給在位僅3年的秦二世，和繼位僅46天的秦王子嬰。

很多歷史家都只是說：始皇死後，丞相趙高竊取政權，指鹿為馬，擾亂朝綱，導致秦亡。不過賈誼說：「秦王足已而不問，遂過而不變。二世受之，因而不改，暴虐以重禍。子嬰孤立無親，危弱無輔。三主之惑，終身不悟，亡不亦宜乎！」

那是很肯定地說，秦亡是三代國主都有責任，始皇也不可推卸。他的過失是「足已不問」，即以己為足，自以為是的意思，那就「遂過而不變」，是錯而不改了。二世的過失是全盤接受始皇的過錯，不但因循不改，甚至變本加厲，使秦之暴政苛法更嚴酷。到子嬰時已是臨危受命，舉目無親，更無人輔助，回天也乏力了。

「大臣失語」的意思並非不懂說話，而是沒人敢說實話、沒人敢進諫言，又或被

形勢所逼，忍氣吞聲。朝廷上「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，然所以不敢盡忠指過者，秦俗多忌諱之禁也，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糜沒矣。」這一點，賈誼覺得傷害最大。因皇帝若有過失，就要人臣勸諫，但始皇縱恣行誅，殺直諫之士，那些大臣之忠言還未講完，就死無葬身之地，那麼還有人敢說話嗎？

第三點，賈誼批評秦朝不施仁義，相信沒人反對。始皇不施仁義，大概因其崇尚法家，法家的專制思想成為始皇治國的理論基礎，儒家的仁義完全不合始皇的口味。始皇崇尚殺伐，所以嚴刑峻法是王朝的特點，讓他緊掌刑罰以治國。這方面，賈誼舉了很多例子，差不多由秦孝公之雄起，以至歷代君主之成功稱霸，皆不乏殺戮，每每「伏屍百萬，流血漂橈」。

賈誼的第四點指出大秦帝國盡失民心，更是極其中肯。賈誼覺得，陳勝、吳廣這些揭竿起義者，真的只是拿着竹竿鋤頭，並沒有鈞戟長矛等精銳裝備；亦非貴族諸侯，或將相之才，只是才能普通的戍邊之士、氓隸之類的人，但卻能從田野間突然奮起發難，掉轉頭來反攻秦朝。

陳勝、吳廣最初只是幾百人的隊伍，比



◆秦朝兵力強勁。圖為兵马俑。

資料圖片

不上當日六國的雄師百萬，但這樣就能令秦朝滅亡，是因為他們令天下群起響應，正是牆倒眾人推的道理。

在《過秦論》中，賈誼用了一大段文章來分析陳勝。他以邏輯推論，陳勝不過是個以破甕做窗戶、草繩做戶樞的貧窮人家，沒有孔丘、墨翟之才，亦沒陶朱、猗

頓之富，為何能推翻秦朝？秦王朝能打敗六國，卻敗於戍邊小卒，這是不合理的。

歸納原因，嚴法繁刑，確可令天下驚怕，但百姓怨恨，等到王朝衰弱，天下背叛，天下反之。賈誼更說：「前事不忘，後事之師。」這句也成了為政者的座右銘。

◆雨亭（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，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）



逢星期三見報

文苑英華

師之所處荆棘生 大軍之後必凶年

人類的歷史，從某個角度來看，是戰爭的歷史。

戰爭爆發，無論交戰雙方誰是誰非，上演都是悲劇。老子在《道德經》上說：「師之所處，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」意思是戰事發生的地方，戰火連天，農地上長滿的不是莊稼，而是荊棘野草；而在戰爭結束後，戰事留下一大堆爛攤子，例如物資短缺、家破人亡、肢體傷殘等問題，更是不用多說，這又怎會不是凶年？

杜甫《兵車行》：「車轆轤，馬蕭蕭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爺娘妻子走相送，塵埃不見咸陽橋。牽衣頓足攔道哭，哭聲直上干雲霄。」描述妻、子、爺、娘相送家中壯男往戰場前的情景。走在路上的軍車隆隆地響，戰馬蕭蕭地鳴，揚起的塵土遮蔽天日；爺、娘、妻、子的跑來相送，攔路拉着準備行軍親人的衣服，頓足大哭，哭聲直上雲霄。——因為出兵而出現一幕一幕「痛別離」的場面，不是很令人難過嗎？

至於上戰場的父親、丈夫、兒子真的

能回來嗎？唐代王翰《涼州曲》直接回答了：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。醉臥沙場君莫笑，古來征戰幾人回？」

因戰爭而損失的人口有多少？我們在談論三國的歷史時，常常提及叱咤一時的歷史人物——諸葛亮、劉備、張飛、關羽、周瑜、曹操等，誰不知英雄故事之背後，有着鮮有人提及的慘況。

根據歷史專家所言，漢桓帝在位時，東漢人口超過五千萬，於隨後的三國時代，人口卻只剩下約七百萬，縱然人口數字可能有所出入，亦足以讓我們感受到戰爭殺戮的可怕。——難怪有人這樣說：「寧為太平犬，莫作亂離人。」

老子在《道德經》這樣提醒戰爭中取勝的一方：「殺人眾，以哀悲泣之，戰勝以喪禮處之。」為了保家衛國而戰，就算打勝了仗，也不值得快樂，仍要為交戰雙方失去的靈魂而哀憫。

其實，自鴉片戰爭開始，西方列強從未停止侵犯我國的活動，而戰爭的性

質，亦已不止於實體戰事，而是擴散到各個國家安全領域，其中包括：政治安全、國土安全、軍事安全、經濟安全、文化安全、社會安全、科技安全、網絡安全、生態安全、資源安全、核安全、海外利益安全、生物安全、太空安全、深海安全、極地安全等。相信金融戰、科技戰、網絡戰等因應地緣政治角力而產生的名字，已經成為了我們聽慣的名詞。

而在實體戰爭方面，有些霸道的國家為了謀求自己國家的利益，減少自己國民的傷亡，會利用其他傀儡政權作為戰爭的「代理人」，自己不費一兵一卒，而代理的國家卻傷亡慘重。

教導孩子追求和平、避免戰爭，應從小做起。莊子說：「以道觀之，物無貴賤。」應教導孩子列國之間不應有霸權；這世上人人平等，而國與國之間也是平等的；任何鼓吹仇恨、美化戰爭或淡化戰爭後果的教導，都是危險的，要堅決反對。培養每位孩子將來成為和平之子，由今天開始。

◆盧偉成MH校長，筆名孺子驢，播道書院總校長、香港教育領導協會主席、新城電台親子節目《人仔細細》嘉賓主持、中國文化研究院學科顧問，致力在中、小學推行中華文化教育，並把中華文化價值觀之學習滲透於各個校園生活環節中。

逢星期三見報

思辯任我行

為論證設下邊界「條件關係」要分清

早前，我們討論過反傳統智慧的辯題，這些辯題除了能夠刺激我們反思所謂的「老生常談」外，也可以讓我們更直接地體驗如何用「思辯」去剖析道理。今天我們也用一條反傳統智慧的比賽辯題為例，還原辯論的本來面目。

辯題是「將勤不能補拙」，是用「實然型」辯題去討論「將勤補拙」這句成語。面對這種反傳統辯題時，我們正好可以練習拋開既有的思維。在我們的學習過程中，往往會先入為主地認為成語是對的。所以，思辯的第一步就是要打破過去的成見，先以開放且批判的態度重新審視。

思辯的核心精神不外乎「邏輯」，我們正是要以邏輯去審視「將勤補拙」這句成語。首先，第一步是「定義」。這裏要特別提一下，我們在辯論中說「定義」，很容易想到是為了己方立場而設定的「定義」，這種想法是有偏差的。從邏輯的意義來看，「定義」是最基本的出發點，對一個詞語或概念下定義，是為了明確接下來的推論，界定什麼是

或不是討論範圍。

例如這條辯題中的「拙」，我們可以從《說文解字》中得知是與「巧」相對的，有「不能為技巧也」的意思。用今天的話去理解，是指笨拙、遲鈍、不靈活、不擅長，而這些形容是相對於要做的一件事而言，例如在彈琴方面表現「笨拙」。在定義「拙」後，也要定義「補拙」。這個定義是有空間的，可以指「進步」，也可以指「達到一定水平」。這裏要注意的是，沒有標準答案不等於不認真給予定義，因為定義是為論證設下邊界，沒有邊界，也就難以有邏輯可言。

接下來就是推論。這條辯題的重點是「將勤」與「補拙」之間的條件關係。條件關係有兩類，一是充分條件，一是必要條件。充分條件是指「有X就有Y」，即「有勤力，就能補拙」；必要條件是指「沒有X就沒有Y」，即「沒有勤力，就不能補拙」。搞清楚這兩類條件關係後，我們就可以發現這條辯題「將勤不能補拙」是針對「充分條件

件」，即是「有勤力，也不能補拙」。這種清晰的區分是很重要的，有助我們在有限的時間內集中討論，如果對方說的是必要條件關係（如「沒有勤力，就不能補拙」），嚴格來說算是「離題」，可以不用回應。

論據分「代表性」「典型性」

最後是論據，一般可分為研究（具代表性）、例子（具典型性）兩類。這兩類的選擇也會因站方而異。這條辯題中，正方更適合舉出例子，如一些人即使如何勤力，但由於資質太差，或者練習不得其法，最後也不能由拙成巧，論證「有勤力，也不能補拙」。

相對而言，反方更適合提出有代表性的研究，如「一萬小時定律」，去論證只要訓練量達到一定水平，一般資質的人也可以達到專業水平，以證明「勤力」是「補拙」的充分條件。

比賽片段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-c0kS3UOMA4&list=PLFCC209258795EE8A&index=13>

◆任遠（現職公共政策顧問，曾任職中學、小學辯論教練，電郵：yydebate@gmail.com）

恒大清思

隔星期三見報

古代食肉不容易 陶製炊器煮五穀

俗語有言「民以食為天」，可見華人社會對飲食的重視。而原來今日不少視為理所當然的飲食習慣，在古時候並不常見。與此同時，有些習慣卻是遠在數千年前已經出現。人們飲食習慣的轉變，與社會的發展可謂息息相關。

在現代人眼中，一日三餐可說是自然不過，但在古時候，由於資源有限，且人們大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故一般人只有晝、晚兩餐。當然，古時皇帝並非常人，他的吃飯次數也與平民不同。以漢代皇帝為例，因為當時陰陽學說盛行，故皇帝吃飯時間也要與陰陽配合，需分別於少陽（早上）、太陽（中午）、少陰（黃昏）、太陰（晚上）時刻進餐。套用作家楊照的說法，漢代皇帝吃飯時間，並不是考慮是否肚餓或滿足口腹之慾，而是為了盡協調天地陰陽的責任。

除用餐次數外，古代社會的食物供應也不如現今豐富、充足。以肉食為例，雖然遠在商代，社會已出現畜牧業。殷墟便曾經出土不少牛、羊、馬等家畜遺骸，在甲骨文辭中，也有大量牲畜數目的記載。不過對於商周時期的人而言，肉食卻是珍貴的食材，只有貴族才能享用，故在當時貴族被稱為「肉食者」。

在《孟子》一書中，孟子向梁惠王描述其理想的社會狀態時，便提及「雞豚狗彘之畜，無失其時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」。即使在孟子的理想藍圖中，普通民眾也要待七十歲高齡，才可享受肉食。這樣的情況固然反映了當時肉食供應的不足，同時也可見社會貧富懸殊的嚴重，肉類是少數統治階層的專利品。

在先秦時期，一般民眾的飲食習慣均十分簡樸。據《詩經》、《墨子》、《淮南子》等文獻所載，他們的飲食主要以穀物、蔬果為主，尤以前者最為重要。事實上，從殷周時代開始，中國人就以種植五穀為生。到了漢代，以五穀為主食的生活習慣便已定型。從商周文物可知，當時人們已經懂得煮粥和蒸飯的方法。例如商代的陶器中，常見的炊器「鬲」便可用作煮粥。人們將米和水一同放於鬲中烹煮，如果水多米少，便稱為粥。反之，米多水少則稱為饘。

至於用來蒸飯的器具，則主要是「甗」。甗可分為上下兩部分，上部稱甗，用來放置食物；下部稱鬲，用來煮水，兩者以算相隔。甗的功用類似今日的蒸籠，人們可將食物放於甗，並在下部以火燒水，再利用蒸汽將食物蒸熟。

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，人們的飲食習慣已改變不少。不過傳統以穀物為主，肉食為輔的飲食結構，卻依然沒有太大改變，更成為中西飲食文化的一大差異。因此一部中國飲食史，就恍如一部社會史、文化史，是我們理解中國社會文化的重要資源。



◆甗的功用類似今日的蒸籠。

資料圖片

◆林永堅博士
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

